

A

剧院和娱乐

圣大卫厅

圣大卫厅坐落于卡迪夫的娱乐中心，是获奖的威尔士国家音乐厅。圣大卫厅是一座拥有 2000 个座位的音乐厅，令人印象深刻，每年的卡迪夫威尔士逍遥音乐节都在这里举行。那里有现场娱乐，包括流行乐、摇滚、民间音乐、爵士、音乐剧、舞蹈、世界音乐、电影和古典音乐。

卡迪夫 CF10 1 AH，海斯

www.stdavidshalleardiff.co.uk

欢乐俱乐部

每个周末，这里都是“威尔士”首屈一指的喜剧俱乐部，观众和喜剧明星都希望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在这里，很难说出一个没有登上过舞台的喜剧明星的名字。如果你正在寻找最好的巡演喜剧和精彩的现场音乐，你应该从这里开始。

卡迪夫 CF10 5BZ，卡迪夫湾，美人鱼码头

www.glee.co.uk/cardiff

谢尔曼·西姆鲁

谢尔曼·西姆鲁剧院在卡迪夫的 Cathays 地区，于 2012 年 2 月重新开放。这座特殊的建筑是剧院的所在地，孩子们、艺术家、作家和任何人都会有机会在这里做创造性的事情。谢尔曼·西姆鲁非常兴奋地为您呈现威尔士和世界其他地区最好的戏剧、舞蹈、家庭表演和音乐节目。

卡迪夫 CF24 4YE，Senghennydd Road

www.shermancymru.co.uk

新剧院

100 多年来，新剧院一直是优质戏剧、音乐剧、舞蹈和儿童节目的发源地。新剧院是卡迪夫现存最古老的传统剧院，展示了伦敦西区最好的演出和英国精选的巡回演出。在这个城市的逗留期间一定要去看看。

卡迪夫 CF10 3LN，公园广场

www.newtheatrecardiff.co.uk

B

戈芬的风头鹦鹉是一种原产于大洋洲的小鹦鹉，已被证明具有与两岁人类儿童相似的形状识别能力。虽然人们不知道这些鸟在野外会使用工具，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关在笼子里时就能熟练地使用工具。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给风头鹦鹉看了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颗坚果。盒子的透明正面有一个几何形状的“钥匙孔”，给这些鸟五把不同形状的“钥匙”供它们选择。插入正确的“钥匙”就能拿出坚果。

在人类中，婴儿从 1 岁左右开始就可以在圆形的洞里放入圆形形状的物体，他们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同样处理不那么对称的形状。这种识别形状需要转向特定方向才能适应的能力被称为“非中心参照系”。在实验中，大多数情况下，戈芬的风头鹦鹉仅靠视觉识别就能够选择正确的工具。在采用试错法的情况下，在类似的测试中，风头鹦鹉比猴子表现得更好。这表明戈芬的风头鹦鹉在空间移动物体时确实拥有非中心参考系，类似于两岁的婴儿。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下一步是尝试弄清楚风头鹦鹉是完全依靠视觉线索，还是也使用触觉来选择形状。

C

当金妮·巴兹林顿到达南极洲时，她发现一群巴布亚企鹅向她打招呼。这些温柔可爱的看门人欢迎她的到来，开启了金妮永远不会忘记的旅行。

今年 71 岁的金妮从小就对旅行有着深深的热爱。在她的职业舞蹈演员生涯中，她曾在英国巡演，但一直渴望进一步探索。当她不再跳舞，她的儿子们最终自立门户，她决定是时候冒险了。

金妮在奇切斯特大学获得相关艺术学位后，开始周游世界，最终在日本和智利找到了教英语的工作。正是在智利，她发现自己可以在最后一刻买到从南美洲大陆最南端火地岛外的岛屿前往南极洲的廉价船票。“我就是决定要去，”她说。“我不知道在那里会发现什么，我一点也不紧张。只是想这么做。我想一个人去做，因为我一直喜欢这样。”

2008 年 3 月，金妮登上了一艘载着 48 名她从未见过的乘客的船，开始前往南极洲的旅程。“从观赏野生动物到观看日出，整个经历都令人惊叹。南极洲给我留下了其他地方没有的印象，”金妮说。“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座头鲸的时候；它刚刚浮出水面，就像史前生物一样，我觉得它在对我们微笑。你仍然可以听到它在水下发出的歌剧般的声音。”

意识到这是一块宝贵的土地，应该受到人类的尊重，这是金妮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D

20 世纪 60 年代初，澳大利亚悉尼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座城市发现了自己的港口。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悉尼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本身就存在的东西——广阔的公园、超级海滩和文化多样化的人口。但正是港口造就了城市。

30 岁出头的安德鲁·雷诺兹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他在悉尼驾驶渡船为生。我花了整个上午往返于港口之间。第三次跑完后，安德鲁关掉引擎，我们各分两头——他去吃午饭，我去探索这座城市。

“我会想念这些旧渡船的。”在我们分开时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哦，他们要用双体船取代它们。双体船更快，但它们不那么优雅，驾驶起来也不有趣。但我想这是一种进步。”

如今，在悉尼的任何地方，口号都是变化和进步，传统越来越少。悉尼的官方历史学家雪莉·菲茨杰拉德告诉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悉尼把它的很多过去都抛在一边，包括许多最漂亮的建筑。“悉尼对自己感到困惑，”她说。“我们似乎拿不定主意是要一个现代城市还是传统城市。这是一种冲突，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更好的解决方法。”

另一方面，现代和传统的同时存在都有其吸引力。当我遇到一位深思熟虑的年轻商人安东尼时，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国家缺乏文化，”他告诉我。“人们忘记的是，意大利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带来了 2000 年的文化，希腊人带来了 3000 年的文化，中国人带来的文化更多。我们的基础建立在古老的文化上，但有着一个年轻国家的动力和活力。这是一个很难打败的结合体。”

他说得对，但我忍不住希望他们能保留那些旧渡船。